

李浩

二重奏



ERCHONGZOU

· 短篇小说集 ·

二 重 奏

李 浩 王 忻



聊城师范学院文学创作协会

1985 · 6 上

作者简历

李浩，男，1964年生，山东梁山人。1981年菏泽一中毕业考入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。任聊城师院学生会秘书长、团委学生会刊物《拓》主编，文学创作协会理事长兼小说社社长、校园文学研究会会长，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协会副会长。近年来已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文学作品。1984年以来，连续两年被学校评为“优秀学生干部。”1985年被聊城师范学院团委授予“第二课堂冒尖人才。”获小说奖。

王忻，女，1964年生，山东济南人。1981年临邑一中毕业考入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。任聊城师院文学创作协会副理事长。

两人自1983以来，多次合作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二重奏》、《避风港》《啊！又苦又涩的桔子皮》，中篇小说《似梦非梦·关于F与L的初探》等。

目 录

前 言	奇特的爱情，可贵的孤独
迷 乱 的 旋 律	第三次握手
	二重奏
	避风港
	梦·幻想·友谊
	投 信
	啊！又苦又涩的桔子皮
校 园 纪 事	“礼尚往来”
	选“三好”
	评奖学金
遥 茫 的 边 塞	夜幕下，草原上
	那难忘的暴风雪
编 后 语	

奇特的爱情 可贵的孤独

本来我是编印诗集《五色梅》的，已辑好了稿了，但事实上却变成了小说集。很难说出自己这样做的理由。有时，就是一种朦胧莫名的感觉在支配人的行动。

这本小集子多是写的爱情。

大学生的性格是多面性的。他们精神素质、文化修养较高，思想活跃，勤于思考，勇于追求，但另一面是观点偏激，情绪波动较大，对生活表现出十分的幼稚。这样就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爱情。

感情方面的事情，只能用感情来解释；然而也最好不要用感情去解释。因为感情是不规则的，不合逻辑的。

有人说：爱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。

有人说：爱情不是用语言表达的，能用语言说清楚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。

有人说：愚蠢的事情使人相爱，正规的事情有时反而会使入发怒……

反正爱情是很怪的，你追求那得不到的，却得到了那并不喜欢的。但你还不能恼，因为她就是这样不讲理！

同时，人们也总喜欢把幸福维系在偶然的机会上，却看不到挡在他（她）面前的必然之墙有多么坚固！

盲目的恋爱最容易导致悲剧。所谓盲目即是过分地把某人当作最适合于自己。

不过，浪漫点，超脱些还是不错的。对青年，社会允许荒唐，正如父母允许不懂事的婴童尿床一样。我一直相信生活中会有奇迹出现，象小说一样（别人写的）。因此，我十分欣赏一位名人的话：不是我选择那美好的，而是那美好的选择我！

然而，人最大的危险是无所行动！不论是爱情还是事业。名字是父母给的，但历史靠自己来写。人生是强者的战场，眼泪是无济于事的，软弱是不可取的，唯有奋斗的行动，才具有无比的权威。

记得雷马克曾说过：你能帮助别人时，就尽量帮助；实在无能为力时，就忘掉它！把脸掉开，振作起来！情意绵绵是太平时期的事儿。生命处在进攻的阶段，是不能缠绵悱恻的。埋葬死者，爱惜生命，你还需要生活啊！哀悼是一回事，现实又是一回事。一个人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，并不表示哀悼得不够。所以，面对现实，就得活下去。这是针对集子的最后两篇小说而言的——它们写的是人性。

一本不知名字的书说：他现在是一身，但他不甘失败。他还有自由。在茫茫宇宙中多么孤独又多么难得的自由啊！释加穆尼说，一滴水要能永不干涸，只有滴入大海之中。他却宁愿干涸也决不愿成为大海中无可辨认的一滴水。他必须超越他人，卓然于群。否则，就终身化为飘萍。魂归何处？他不知道！这里我说的是创作形式问题（我把它人格化了）。我主张标新立异，独具风格！

最后，请允许我用辛的一句话作结吧——难道因为骡子既非马又非驴，就不成其为最有用的驮兽了吗？

李 浩

第三次握手

还是那条小路。他走过来。还是那片杉树林，抬起头，看到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是她。他认出，凭自己的直觉，她倚着树，象凝视着什么。她在沉思。

“在干什么？”他问。已走近她。

“和他一样”。她稍动了动身子。望了他一眼。

和我一样。他心说。而自己干什么呢？

都不再说话。树林又恢复到原来的沉寂。

他双手插在裤袋里，无意识地挪着步。看看四周，都是树。把眼光收回，落在巴掌大的一块斑上。她倚的那棵树干。

“就是这个地方，她打了我一耳光”。他想起，并说出了口。

“你没有记错吧？”她转过身。

“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记忆力。”

“怀恨在心？”

“相反。我感谢她，并且感到……”

“耻辱？悔恨？”

“不！我感到荣幸和怀念。”

“别人总希望把不愉快的历史忘记。”

“也许。但这里——可惜是我！”

她不再说话。只用眼睛打量他，象对一个陌生人。她走近他，伸出一只纤丽的手。他一阵惊喜又有点怕。但还是握住了她。激动的看着。她微笑着。却很快抽回了手。

“再见。”还是这样一句话。她转身走了。

望着那背影，直到看不见，他才若有所失地收回目光。看看那个树斑，岁月已蒙上一层灰暗的痕迹。俯视她站过的地方，只留下几个脚印。这时，他发现脚印的前边有一张折好的纸，用一小石块压着。他急忙拾起来，展开——

我知道他会来的。

他应该了解自己。否则做事情尤其此事即是盲目。

应该知道，它不是人生的全部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。

有人说，一旦得到它，就不能失去。因为失去将会十分寂寞和痛苦。

人都有事业！

“只管走过去，不必逗留去采了花朵来保存，因为一路上，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。”（泰戈尔语）

登上山顶，便能饱览大自然的无限风光。鸟鸣。花香。绿叶……而这里却只是一片小树林。

只要成功，一切都会有的！

“互相理解的人不多；非常少，但并非没有。只是很难遇见而已。

她记住了这句话。

他看完了现代派式的信。“互相理解的人不多……但并非没有……”多么熟悉的话啊！

一条小路通向一片杉树林。他走过来。拿着一本诗集。抬起头，多么富有生机的小杉树啊！他赞叹道。忽然看到一个人，漫步在树林中。他认得是一个同班同学。自己早就关注过她。并且她也很注意自己。

脚步声惊扰了她。向这边望来。两人相视。双方都想打招呼。可又都不想抢先，似乎怕对方认为自己在巴结别人。

“你……”最后两人同时说出一个字。接着便是沉默。“人是不能互相了解的。”停了一会，她感叹地说。眼光下垂。

“不，”他对她说：“互相理解的人不多，非常少，但并非没有！只是很难遇见而已。”

她抬起头，望着他。一扫刚才忧郁的神情。眼光很亮。随即伸出洁润的右手。

他握住那只手。慢慢地向上抬起。当手和唇正要摩擦时，“啪！”他的脸上挨了一下。

她匆匆地走了。只抛上一声“再见。”

他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小刀无意的在树上划着……脸并没有红。（也许她没有用力；也许她本来就无力。不是说女孩子的胳膊水分多吗？）心里也没有感到耻辱。

但小树上却刻下了一个斑……

现在，他感到寂寞，感到自己孤零零的。早些回学校。他心想。但必须停一会。因为她刚走。我不是乞丐。他心里

说。随你便吧！他生气了。然而却很惆怅。

操场上。他冷漠的脸微仰着，深沉的眼睛望着天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她不知什么时间来的。

“我在想——为什么？”。

“为什么要想呢？”

“最好问自己。”

可能感到无趣。她准备走。又伸出右手。他本来不想再握，可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。必须握！于是他再次握住了这只白嫩的手。一秒，两秒……该说“再见”了。他想。这时，他猛地一用力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她一条腿跪了下来。他却转过身，朝远处走去。

她站起来。甩甩发红的小手。眼里充满了泪光。但没有哭，却神奇地笑了。望着走远的他。他会成功的！她心里说。

1983年10月20日



猜猜，今晚我找你干什么？

我获奖了，你要犒劳犒劳我，当然还少不了欣赏你那五彩的梦。

你总是太自信。

嗯？！

我想告诉你，我想跟你分手。

怎么会是这样？

听我讲一讲我归纳的理由吧，第一，……

不，不想听，真奇怪呀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

我也觉着挺怪的，我居然有这个勇气。

是一种勇气，尤其对你来说。但这是不必要的勇气，简直可笑。

还记得吗？那一天晚上，我们就站在这棵白杨树下，两颗很亮的星星，当时我说，两颗星靠得多近啊……你说，实际上相隔很远。

从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我们早晚得分手。

难道我的回答错了？

不，你说的既客观又科学，但我总希望……

得了得了，你老是这么爱幻想，我们是两个人，不是两

颗星。

你没有读过诗吗？没看过小说吗？对，你是学理科的，你说过看小说是浪费时间的，你的生活中只有公式和数字就够了。

还有你！

对，还有我，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中文系的梦游病患者，你下了一个多么准确的定义啊。

求你别这个腔调说话。我怎么得罪你了？

上学期我是三好学生，把奖品拿给你看时，你说，这有什么意思，别去表现自己吧。于是，我不争取了，不表现了，免得被你看不起。结果这学期没评上，而你却成了三好，男比女强，这才符合你的逻辑，你胜过我了，我就该犒劳你，对吗？咱们交往两年，你什么时候都是居高临下的。你自己恐怕感觉不到。

是的，感觉不到。

你太强了，我不愿总是被人压着，我要求得解脱。

我呢？

你，你不需要一个只会做梦的小孩子。我对你毫无用处。我记得有一次给你读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故事，我认为你会理解其中的含义，会跟我一起笑，谁知你毫无反应。我要你陪我去看《三十九级台阶》，走到半路天阴了，你又偏回去，说什么为一场看不懂的外国电影淋雨不值得。还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你听，你竟睡着了……

那是因为我……

所以，我们还是分手的好。

你讨厌我？

恰恰相反，你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我太懦弱，依赖性太强，离开你我会垮掉。当初，我在那种境遇中，你来到我的身边，驱散了我的孤独，我是多么地感激你呀！你象我的保护神，有你那宽宽的肩膀在，我的心才能踏实。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心交给你，把我的信赖和依恋交给了你。我把我的欢乐与苦恼一古脑地倾给你时，你只用眼睛默默地看着我，那时我便满足了。我可以把你的眼神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情愫，有你分享我的欢乐与痛苦，足够啦。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。你的严肃和自信，给了你一种深沉的气质，好象你能理解一切。在你面前，我则象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当时我把你比作一个深潭，我自己是一条小溪，如果我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境界就好了。后来，也许是我忘恩负义了，我明白了你的内心是跟外表不一致的，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苦恼中。

你变了。

不，我没变，你更没变。只是当初我们自以为认识了对方，现在终于认识了，却又好象变成了陌生人。理想中的你与现实中的你相差太多，我越来越不能适应了。你从不表露你的喜怒哀乐，或许这是因为你内向深沉。你从不说“我喜欢……”“我希望……”以致使我怀疑你那样高大强健的身躯中怎么只有那样少的一点热力。你对我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总是给我一些不必要的尊重，你很有理智，稳重过份，而且总有力量的压住我的狂热，总是能合度地调节我的热情。你的外貌使你看似有草原的热情和粗犷，殊不知你的内心却是偏狭的。自从有了你，我乐观了，不再那样孤僻了，也喜欢参加社会活动了，但这却招来你的不满。你太爱循规守矩了，我

免不了跟别的男同学交往，就免不了要忍受你旁敲侧击的暗示，我喜欢游泳，你却说“女孩子怎么可以……”。我还不明白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顾虑，我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，我希望自己的一切属于你，也希望你能属于我。你使我这个缺乏理智的人属于你了，你对我却是那样的吝惜。你从来不主动约我，不跟我一块散步，偶尔看次电影要晚去早归，在学校，你从不跟我打招呼，如果有其他同学，你便可以变得不认识我。你总是让我觉得你一点也不需要我。别人所说的恋爱中的风的抚爱、雨的温存、雷的震撼、电的热情，在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你只是象一个兄长一样暗中保护我。我是多么不满足啊！

这……

我要爱的雨露、甘霖，你却给我消过毒的蒸馏水，我不甘心喝这种没味的东西，却又感到焦渴，你难道什么都不懂吗？

我……我不是恶棍。

你是东北贸易风，又稳又冷，势力过强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你动摇，你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意志。我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我便什么都不说。我想使自己跟你平起平坐，我尝试着调理自己，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，但都枉费心机。你对我那些微小而精心的策划是体察不到的，我不敢造次，因为你自我意识太强，不允许别人对你有些微的不尊重，直到最后，我在你面前只有愈来愈多的自卑了，我只好无言地等待，强迫自己习惯你的一切。你以为我总是快乐的，是的，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快乐，但快乐背后，我还有难言的苦楚，直到如今，我被你拖得太乏了，我顺从的限度大概已到了极

点。也许是为了逃避，我想我只好跟你分手了。我离不开你，我还想独立，我要让自己长大，有你在身旁，我总是个微不足道的孩子，我应该有自己的意志，不应该总是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我奉献上全部的感情，却得不到回报，何苦呢，我想我应该享受一下无心的平静了。把我最珍贵的抛到我的权限之外，我为自己开脱了，也为你争得了自由。

我不能接受你的所谓自由的施舍。难道你不相信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吗？

我相信的，我永远相信你。但我不想维持这种难以忍受的现状。知道戈森定律吗？“同一感受的享受过程如果持续地享受下去，就会不断递减，直至最后出现感受上的饱和状态。”

就算我不好，我可以改的，别任性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！

干嘛要改变自己呢，保持你的本来面目吧，你比我更能适应社会，这也是你的强之所在。

我该说什么好呢？

你不需要说什么，不必为难，不必为自己辩解，这都怪我不好，我这人太怪，太愚、太幼稚，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，只好如此。你了解我的一切，希望这次你能听我一回。希望这次你能理解我。

这样能使你满意吗？

我不会满意的，我如今太不知足。

我们可以一切从新开始，我会让你满意的。

不！晚了。我现在跟你一样又稳又冷了。你就这样在你的路上走下去吧。这一页翻过去了，或许将来回忆时还能保

持它的美好。至于我，是要从新开始的，我要锻炼自己在生活中不依赖他人。

那好，我等你回心转意。

不，我们本不合适。你是个出众的男子，我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总是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。当今社会讲究门当户对。条件相当，一切都不成其为阻力；条件不等，总要为别人议论的。你比我高，这便是不合适。早就有热心的群众为我们评判了。现在我自己认识到了，好在为时不晚。

你总是讲这些歪理。

看吧，将来你会感激我的。

现在我怎么办？

能吻我一下吗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要不我会恨你的……

……

83、10、15



避 风 港

当风暴笼罩大海时，船儿舰儿急急忙忙要找安全的避风港。

我也曾为自己找到了避风港，我想躲过生活中的风浪。

当大海赶走风暴时，船儿舰儿又都回到大海的怀抱，避风港不再为它们眷恋。

我们也只好离弃避风港，去迎击生活的风浪，我无法逃避。

他——我的避风港。

爱情，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？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有人说：那是透过浓郁繁密的树叶缝隙晒下来的融融阳光，那是从遥远的海洋上吹来的不可抵御的海风。也许真是这样的。我弄不明白是否也有这种感觉。

我是不知不觉爱上他的。当我把他视为我的避风港时，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知道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生活在我周围的世界里。我把一个陌生人视为我的保护人。可见有时的选择并不难。但正确的选择却是相当难的。

我本来不该来上大学，原因很多，但我还是有了“大学生”的头衔，原因也不少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没有那一周